

「台湾」
张晓风

著



我仍然在爱，仍然容易激动，仍然信任，并且，也仍在写。
曾是今春看花人。

白咖啡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〔台湾〕张晓风
著

白咖啡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咖啡 / 张晓风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ISBN 978-7-5399-6312-9

I. ①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4047 号

书 名 白咖啡

著 者 张晓风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编辑 崔婷婷 梁新诺 李 侨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5

字 数 23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312-9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| 辑一 >> 画晴

- 003 >> 仍然
- 005 >> 到山中去
- 011 >> 画晴
- 016 >> 最后的戳记
- 021 >> 霜橘
- 026 >> 地毯的那一端
- 032 >> 雨天的书
- 038 >> 秋天·秋天
- 042 >> 细细的潮音
- 047 >> 我喜欢
- 053 >> 遥寄
- 055 >> 林木篇
- 060 >> 我们的城
- 064 >> 一钵金
- 068 >> 我有

| 辑二 >> 癡者

- 073 >> 愁乡石

- 076 >> 初雪
- 080 >> 初绽的诗篇
- 094 >> 没有风的下午
- 096 >> 劫后
- 099 >> 何厝的番薯田
- 102 >> 癲者
- 107 >> 雨之调
- 112 >> 有些人

| 辑三 >> 春俎

- 117 >> 咏物篇
- 122 >> 替古人担忧
- 126 >> 一张卡片
- 128 >> 春俎
- 132 >> 生活赋
- 136 >> 不能被增加的人
- 138 >> 人物篇
- 140 >> 一
- 144 >>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
- 147 >> 遇见

| 辑四 >> 不悔

151	>>	不悔
155	>>	爱情篇
159	>>	种种可爱
166	>>	种种有情
173	>>	春之怀古
175	>>	花,惊叹号
176	>>	花之笔记(一)
183	>>	花之笔记(二)
188	>>	步下红毯之后
193	>>	好艳丽的一块土
200	>>	地泉(一)
205	>>	地泉(二)
207	>>	地篇
212	>>	母亲的羽衣
217	>>	许士林的独白
223	>>	也是水湄
226	>>	饮啄篇
234	>>	衣履篇
242	>>	惊
244	>>	圣诞之拓片
248	>>	音乐教室
252	>>	念你们的名字
257	>>	说到白咖啡

| 辑五 >> 那人在看画

- 265 >> 四个身处婚姻危机的女人
- 267 >> “倒好嬉子!”
- 269 >> 除了卡瑞拉斯,你也得听听喷嚏
- 271 >> 圈圈叉圈法
- 273 >> 那人在看画

| 辑一

>> 画晴

仍然

距离写《地毯的那一端》一文，已经是十三年了，四千多个朝朝暮暮在眼底流逝，当我由于校对而重拾记忆时，我自己也为之惊讶了，夜灯下我惊顾四壁风声，那个女孩在哪里？

由于《地毯的那一端》是我一连串作品中的长子，我对它当初怀有的热情是以后不再有的。书出之后，我下了班，总要到店中去问问销售册数——不是为钱（反而已经一次卖断了），而是想知道有几个人喜欢它。

那以后，出书对我而言就再不是激动的事，行年渐长，渐渐知道所谓毁誉不过是那么回事，倒是对写作的本身愈来愈能坚持其沉潜的热爱。

对于作品，我一向是喜新厌旧的，写了就是写了，我渴望能把精神上的“近照”呈现给读者，但令我惊讶的是读者们仍然不忘这本最初的小书。这件事，也许和它曾荣获一九六七年中山文艺散文奖有关，但恐怕更可信的推测是，这是我大学前后的作品，是浪漫的，唯美的，有一种不成熟的激情，以及一股生涩照眼的青意。

也许由于作品中自叙性的内容，这本书的读者也比较喜欢关怀我个人的生活，我愿意简述一则真实的小故事：

三年前，亦即我结婚十周年的前几天，一个晚上，我前赴台湾大学一个

有关婚姻的座谈会，会中，有一个纸条传来这样的问题：

“请问，是不是‘贫贱夫妻百事哀’？”

“不是的，”我说，“请看我手上的戒指，已经戴了快十年了，当初只是九十块钱买的（二元二角美金），钻戒并不是结婚中必要的东西，如果你自己不觉得九十元的戒指寒伧，你就不寒伧了。我和我的丈夫结婚时，他是尚在读研究所的研究生，我是一个助教。钱差不多总是不够用的，但也想不出自己缺乏过什么。我们对自己有自信，对社会有自信，我们相信只要在奋斗，总不会活不下去的！”

过了几天，我接到一张贺卡，是那晚的一个听众寄来的，他没有写名字，只说“祝福那个戴着一枚九十元的戒指去结婚的新娘的十周年”。

我仍然在爱，仍然容易激动，仍然信任，并且，也仍在写。

在香港版的《地毯的那一端》出版前夕，谨以此文代序。

到山中去

德：

从山里回来已经两天了，但不知怎的，总觉得满身仍有拂不掉的山之气息。行坐之间，恍惚以为自己就是山上的一块石头，溪边的一棵树。见到人，再也想不起什么客套词令，只是痴痴傻傻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你到山里头去过吗？”

那天你不能去，真是很可惜的。你那么忙，我向来不敢用不急之务打扰你，但这次我忍不住要写信给你。德，人不到山里去，不到水里去，那真是活得冤枉。

说起来也够惭愧了。在外双溪住了五年多，从来就不知道内双溪是什么样子。春天里每沿着公路走个半钟点，看到山径曲折，野花漫开，就自以为到了内双溪。直到前些天，有朋友到那边漫游归来，我才知道原来山的那边还有山。

平常因为学校在山脚下，宿舍在山腰上，推开窗子，满眼都是起伏的青峦，衬着窗框，俨然就是一卷横幅山水，所以逢到朋友们邀我出游，我总是推辞。有时还爱和人抬杠道：“何必呢？余胸中自有丘壑。”而这次，我是太累了、太倦了、也太厌了，一种说不出的情绪鼓动着，告诉我在山那边有一种

神秘的力量，于是我换了一身绿色轻装，登上一双绿色软鞋，掷开终年不离手的红笔，跨上一辆跑车，和朋友们相偕而去。我一向喜欢绿色，你是知道的，但那天特别喜欢，似乎是觉得那颜色让我更接近自然，更融入自然。

德，人间有许多真理，实在是讲不清的。譬如说吧，山山都有石头、都有树木、都有溪流，但它们是不同的，就像我们人和人不同一样。这些年来，在山这边住了这么久，每天看朝云、看晚霞、看晴阴变化，自以为很了解山了，及至到了山那边，才发现那又是另一种气象，另一种意境。其实，严格地说，常被人践踏观赏的山已经算不得什么山了。如果不幸成为名山，被些无聊的人盖了些亭阁楼台，题了些诗文字画，甚至起了观光旅社，那不但不成其为山，也不能成其为地了。德，你懂我了吗？内双溪一切的优美，全在那一片未凿的天真，让你想到，它现在的形貌和伊甸园时代是完全一样的。我真愿作那样一座山，那样沉郁、那样古朴、那样深邃。德，你愿意吗？

我真希望你看到我，碰见我的人都说我那天快活极了，我怎能不快活呢？我想起前些年，戴唱给我们听的一首英文歌，那歌词说：“我的父亲极其富有，全世界在他权下，我是他的孩子——我掌管平原山野。”德，这真是最快乐的事了——我统管一切的美。德，我真说不出，真说不出。我几乎感觉痛苦了——我无法表达我所感受的。我们照了好些相片，以后我会拿给你看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唉，其实照片又何尝照得出所以然来，暗箱里容得下风声水响吗？镜头中摄得出草气花香吗？爱默生说，大自然是一件从来没有被描写过的事物。可是，那又怎能算是人们的过失？用人的思想去比配上帝的思想，用人工去摹拟天工，那岂不是近乎荒谬的吗？

这些日子，应该已是初冬了，那宁静温和的早晨，淡淡的像溶液般四面包围着我们的阳光，只让人想到最柔美的春天，我们的车沿着山路而上，洪水在我们的右方奔腾着，森然的乱石垒叠着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急湍的流水和这样巨大的石块。而芦苇又一大片一大片地杂生在小径旁。人行到此，只见渊中的水声澎湃，雪白的浪花绽开在黑色的岩石上。那种苍凉的古意四面袭来，心中便无缘无故地伤乱起来。回头看游伴，他们也都怔住了。

我真了解什么叫“摄人心魄”了。

“是不是人类看到这种景致，”我悄声问茅，“就会想到自杀呢？”

“是吧，可是不叫自杀——我也说不出来。有一年，我站在长城上，四野苍茫，心头就不知怎的乱撞起来，那时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跳下去。”

我无语痴立，一种无形的悲凉在胸臆间上下摇晃。漫野芦草凄然地白着，水声低昂而怆绝，而山溪却依然急窜着。啊，逝者如斯，如斯逝者，为什么它不能稍一回顾呢？

扶车再行，两侧全是壁立的山峰，那样秀拔的气象似乎只能在前人的山水画中一见。远远地有人在山上敲着石块，那单调无变化的金石声传来，令我悚然一惊。有人告诉我，他们是要开一段梯田。我望着那些人，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呢？当我们快被紧张和忙碌扼死的时候，当宽坦的街市上竖立着被速度造成的伤亡牌，为什么他们独有那样悠闲的岁月，用最原始的凿子，在无人的山间，敲打出迟缓的时钟？他们似乎也望了望这边，那么，究竟是他们羡慕我们，还是我们羡慕他们呢？

峰回路转，坡度更陡了，推车而上，十分吃力，行到水源地，把车子寄放在一家人门前，继续前行。阳光更浓了，山景益发清晰，一切气味也都被蒸发出来。稻香扑人，真有点醺然欲醉的味道。这时候，只恨自己未能着一身宽袍，好兜两袖素馨回去。路旁更有许多叫得出来和叫不出来的野花，也都晒干了一身的露水，抬起头来了。在别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山径上挥散着它们的美。

渐渐地，我们更接近终点，我向几个在禾场上游戏的孩子问路，立刻有一个浓眉大眼的男孩挺身而出。我想问他瀑布在什么地方，却又不知道台湾话要怎么表达。那孩子用狡黠的眼光望了望我，“水墙，是吗？我带你去。”啊，德，好美的名词，水墙。我把这名词翻译出来，大家都赞叹了一遍。那孩子在前面走着，我们很困难地跟着他跑，又跟着他步过小河。他停下来，望望我们，一面指着路边的野花蓓蕾对我们说：“还没开，要是开了，你真不知有多漂亮。”我点头承认，我相信，山中一切的美都超过想象。德，你信

吗？我又和那孩子谈了几句话，知道他已是小学五年级了。“你毕业后要升初中吗？”他回过头来，把正在嚼着的草根往路旁一扔，大眼中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：“不！”德，你真不知道，当时我有多羞愧。只自觉以往所看的一切书本、一切笔记、一切讲义，都在他的那声“不”中被否认了。德，我们读书干什么呢？究竟干什么呢？我们多少时候连生活是什么都忘了呢！

我们终于到了“水墙”了。德，那一霎真是想哭，那种兴奋，是我没有经历过的。人真该到田园中去，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原是从那里被放逐的！啊，德，如果你看到那样宽、那样长、那样壮观的瀑布，你真是什么也不想了，我那天就是那样站着，只觉得要大声唱几句，震撼一下那已经震撼了我的山谷。我想起一首我们都极喜欢的黑人歌：“我的财产放置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，远远地在青天之上。”德，真的，直到那天我才忽然憬悟到，我有那样多的美好的产业，像清风明月、像山松野草。我要把它们寄放在溪谷内，我要把它们珍藏在云层上，我要把它们怀抱在深心中。

德，即使当时你胸中折叠着一千丈的愁烦，及至你站在瀑布面前，也会一泻而尽了。甚至你会觉得惊奇，何以你常常会被一句话骚扰。何以常常因一个眼色而气愤。德，这一切都是多余的，都是不必要的。你会感到压在你肩上的重担卸下去了，蒙在你眼睛上的鳞片也脱落了。那时候，如果还有什么欲望的话，只是想把水面的落叶聚拢来，编成一个小筏子，让自己躺在上面，浮槎放海而去。

那时候，德，你真不知我们变得有多疯狂。我和达赤着足在石块与石块之间跳跃着。偶尔苔滑，跌在水里，把裙边全弄湿了，那真叫淋漓尽致呢！山风把我们的头发梳成一种脱俗的型式，我们不禁相望大笑。哎，德，那种快乐真是说不出来——如果说得出来也没有人肯信。

瀑布很急，其色如霜。人立在丈外，仍能感觉到细细的水珠不断溅来。我们捡了些树枝，燃起一堆火，就在上头烤起肉来。又接了一锅飞泉来烹茶。在那阴湿的山谷中，我们享受着原始人的乐趣。火光照着我们因兴奋而发红的脸，照着焦黄喷香的烤肉，照着吱吱作响的清茗。德，那时候，你会

觉得连你的心也是热的、亮的、跳跃的。

我们沿着原路回来，山中那样容易黑，我们只得摸索而行了，泠泠的急流在我们足下响着，真有几许惊险呢！我忽然想起“世道艰难，有甚于此者”。自己也不晓得这句话是从书本上看来的，还是平日的感触。唉，德，为什么我们不生作樵夫渔父呢？为什么我们都只能做暂游的武陵人呢？

寻到大路，已是繁星满天了，稀疏的灯光几乎和远星不辨。行囊很轻，吃的已经吃下去了，而带去看的书报也在匆忙中拿去做了火引子。事后想想，也觉得好笑，这岂是斯文人做的事吗？但是，德，这恐怕也是一定的，人总要疯狂一下荒唐一下、矫时干俗一下，是不是呢？路上，达一直哼着“苏三起解”，茅喊他的秦腔，而我依然唱着那首黑人名歌：“我的财产放置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，远远地在青天之上……”

找到寄车处，主人留我们喝一杯茶。

“住在这里怎样买菜呢？”我问他们。

“不用买，我们自己种了一畦。”

“肉呢？”

“这附近有几家人，每天由计程车带上一大块也就够了。”

“不常下山玩吧？”

“很少，住在这里，亲戚都疏远了。”

不管怎样，德，我羡慕着那样一种生活，我们人是泥做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脚总不能永远踏在柏油路上、水泥道上和磨石子地上——我们得踏在真真实实的土壤上。

山岚照人，风声如涛。我们只得告辞了。顺路而下，不费一点脚力，车子便滑行起来。所谓列子御风，大概也只是这样一种意境吧？

那天，我真是极困乏而又极有精神，极混沌而又极能深思。你能想象我那夜的晚祷吗？德，从大自然中归来，要坚持无神论是难的。我说：“父啊，让我知道，你充满万有。让我知道，你在山中，你在水中，你在风中，你在云中。容许我的心在每一个角落向你下拜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教我探索你的

美。当我年老的时候，教我咀嚼你的美。终我一生，教我常常举目望山，好让我在困厄之中，时时支取到从你而来的力量。”

德，你愿意附和我吗？今天又是个晴天呢！风声在云外呼唤着，远山也在送青了。德，拨开你一桌的资料卡，拭净你尘封的眼镜片，让我们到山中去。